

监利早酒

□安频



“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说到饮酒，古代诗文，卷帙浩繁，不知留下了多少流传至今，且还要继续流传下去的千古名句！
“一觴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此文人燕集之酒；
“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此隐士清高之酒；
“醉里不碎金爵满，阳关一曲肠千断”，此友人饯别之酒；
“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此闲情逸兴之酒；
“复直接與醉，狂歌五柳前”，此骚人癡狂之酒；
“何当重相见，樽酒慰离颜”，此怀念故人之酒；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此喜极纵情之酒；
“拚今生、对花对酒，为伊泪落”，此悲极痴情

之酒。
以时序而论，一年之中，有春天的酒，在春天的桃园里，“如诗不成，罚依金谷酒数”；有夏天的酒，受邀于故人的田庄，“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有秋天的酒，中秋之夜，“一年明月今宵多，有酒不饮奈明何！”还有冬天的酒，小小火炉边，问友人，“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一天之中呢？我孤陋寡闻，所读古诗文，饮酒多在傍晚或夜间吧。“寄言酣中客，日没烛当灭”，这大概是傍晚的酒，太阳已经落山了，快点将蜡烛点上啊，还要继续喝个够，再秉烛夜游一番啊。或“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或“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月下之酒，酒中之月，该浸透了诗人们的多少情愫！
且住！不要掉书袋了。但众里寻她千百度，有没有写喝早酒的诗句呢？
凤毛麟角，还是有的，不过极少而已。陶渊明有诗《饮酒之九》曰：“清晨闻叩门，倒裳往

自开。问子为谁欤？田父有好怀。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大清早的，人家陶渊明还在酣眠哩，就有田父提来满壶酒浆，咚咚敲门。陶老夫子只得急忙穿好衣服，一边问是谁呀，一边开门延客。“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的陶渊明，见到田父携来的这样满满一壶好酒，刚才还在惺忪着的睡眼，顿时炯炯发亮。不用说，胡乱洗漱之余，宾主二人，肯定得开怀畅饮一番吧。
监利的“早酒”，也够你畅饮而开怀的。
监利城里乡下，都把吃早餐叫做“过早”，而过早，少怀了喝个早酒。

也算老乡的公安籍作家陈应松，在中篇《争渡，争渡》中，也写到喝早酒：“近年从荆州城传出来的，男人不论老少，一碗面一块锅盔，也能喝个三三两两，啤酒则是一瓶两瓶，全当水饮了”。我曾过荆州沙市过亲戚，亲友们陪着我上街过早，还喝过早酒。不过，所到的早餐店子里，固然也有喝早酒的人，却寥落三五，远远赶不上监利城乡的早酒。监利的早酒，那不叫“喝”，叫“闹”。

早酒早酒，是说喝酒的时间早。早到什么程度？这么说吧，午夜一过，监利城乡的餐饮夜市店铺与摊子摇身一变，便成了早市，开始迎接喝早酒的客人。
我曾有几次在凌晨三四点钟，早起锻炼身体，当时路过几个灯火通明的摊点。那些骑自行车来街上进货的菜贩子，刚刚从宰场将肉块摆上屠夫的卖肉的，已经在桌子上“晒”开了。等这一拨儿人离席，就有城镇近郊的乡亲们，提个篮子，背个背篓，放几斤萝卜、几捆白菜，名为买菜，实为喝酒。眼尖的摊主店主们都晓得，乡亲们口袋里的几个酒钱，急着要“脱颡而出”呢，便喊叫开了：“还早啊，坐下来喝两杯再去卖也不迟的咧。”还用得着多说？那就坐下来，“晕”个二两再说吧。由鱼肚白到朝霞红，天渐渐亮了，街坊邻居们东一个西一个地出来。熟人相见，问问昨天“红中开杠”的输赢，没说的，赢家肯定得请客！推推搡搡，坐上酒桌。接着，做工的、做小本生意的，酒桌上又换成他们这一茬儿人。也就是小饮几杯，不然，做工做生意得误事。三五好友，七八知己，昨天就在电话里说好了的，相约也来喝它几盅。

时间到了早上八九点了，便有那些上“弹性”班的小职员，吃吃喝喝，进门坐稳了，也不能疏远冷淡了这帮爷们。前前后后，酒桌开的流水席，来的都是饮君子，忙活了一拨又一拨，等到上午九、十点钟，这早酒才逐渐式微，算是喝得差不多了。

监利城镇的早餐店，多是小门面小铺子，或者干脆就是路边桥头的小摊子。我在监利多次“过早”，这些店子，下酒物也还蛮多的，有冷盘，有热炒，有油炸小鱼小虾，有粉蒸鱼肉及豆腐丸子。都少不了微型的烧酒精块的小火锅，下面是蓝色的火苗，上面是咕嘟咕嘟的下酒菜。酒呢？是那种竹制的或白铁制的小酒筒子，一两或二两的容积。“店小二”手捏长长的酒筒子把儿，伸进酒坛，咕咕几声，打出清冽的泛出泡沫的监利自产的粮食酒来。买酒，古人以“沽酒”名之，恐怕是由其打酒的声音而生发出来的罢。当然，也如作家陈应松所言，年轻人多喝啤酒，夏日尤其。不用服务员来开瓶，手拿从冰柜里取出的啤酒，那瓶子上还冒一层白白的霜雾，横着一咬，吐出瓶盖，就对着嘴巴，咕咕喝开了。颇有几分壮志豪情啊。

喝早酒的所在，更多的是在路边桥头，那些小摊子上。几根竹杆，撑起一方天地，彩色篷布下面，是几张小桌，几条小凳。酒是一小瓶一小瓶灌就了的，多为二两一瓶。下酒的菜，当然也有，早用几个瓦钵子装好，放在篷布一边的桌子上，有辣椒炒肉丝，有胡萝卜烧牛肉，还有卤干章鱼卤鸡蛋卤藕块卤海带等卤菜。至于桌子上放着的一小碟一小碟的辣萝卜、水腌菜、炸豌豆，数量不多，但都是免费供给的。也有口里说图省事实际是图省钱的酒客，干脆就一碗阳春面，二两白酒，挑一筷子面条，“抿”一口酒，面吃完了，酒也喝完了。也勉强可以说是“酒足饭饱”吧。

监利城镇的早酒，其酒客，说白了，多是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因此，监利的早酒文化，说到底，还是一种底层文化，或曰平民文化。百姓们的早酒，独酌也好，聚餐也好，可以略事小酌，也可以尽兴而饮，惬意得很，可以一言不发地嚼嚼酒，也可以爽声大叫地喝得热热闹闹，随意得很。酒后吐真言，喝高了，平时不说的话，喝了酒，就什么话都可以说出来。从国内国外的大事要事，到大腕明星的

八卦绯闻，脚踩西瓜皮，溜到哪里算哪里。有一种笑谈，说老百姓就是“老不行”。

“老不行”们在这里，可以毫无顾忌发几句牢骚，骂贪官，骂物价，骂得慷慨激昂。但也有人一直信奉“莫谈国事”的古训，只侃些里巷趣闻，哪里哪里的农民，买两块钱的彩票而一夜暴富，哪家哪家的媳妇，红杏出墙却被抓了个“现行”。荤的素的加黄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不要说，“药能治百病，酒不解真愁”，宣泄一番，沉醉一番，心里松快多了，身上也舒服多了。酒干了，席尽了，人散了。

监利的早酒文化，要我说，还是一种情性文化。我曾经在京汉等地待过几年。那几个大城市是没有“早酒”一说的。城市大，路途远，城铁拥挤，大小车辆拥挤。上班的工薪族，忙碌的生意人，哪里有时间有兴致去喝什么早酒。

记得我在北京时，居住在地铁站旁边，早上七点左右，上班族急急忙忙赶地铁的情景，简直可以用“壮观”一词来形容。浩浩荡荡的人流，汹涌在人行道上。他们口里在吞嚼着刚买的早点，脚下发出急促地“咯咯咯”的皮鞋地声，那是在奔跑。跑到地铁进口，没吃完的早点在垃圾箱里一扔，黑压压的人群，拥挤地但有序地进站。而在武汉的公交车上，情况也大体相似。

但监利的人们，忙个什么呀？上班地点近，街坊邻居近，近郊农民，早也是无田可种。早晨不喝点酒，到哪儿去度过这良辰美景？有一种说法，说是早晨喝了早酒，这人呀，一天到黑身上都是酒，都舒服。监利是鱼米之乡，炸鱼煎鱼红烧鱼，是最好的下酒物；高粱稻谷加苦荞，是酿酒的最好原料。喝！夏天打着光溜溜的赤膊喝，冬天披着油渍渍的老棉袄喝。有酒有菜，此时不喝，更待何时？今天办不完的事，明天还可以去办，今天赚不了的钱，明天还可以去赚。慢慢人有慢慢福，急个么子呢？再说，我们喝点早酒，碍着别人什么事？监利的道路，不是越修越宽了么？监利的楼房，不是越砌越高了么？监利人口袋里的票子，不是越来越多么？

监利有早酒，酒中有深味！
(作者单位:监利市人大常委会)

人工天河红旗渠

□彭桂生

说起红旗渠，我们这辈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每当我想起毛主席老三篇中的《愚公移山》这篇文章，老愚公锲而不舍，挖山不止，终于搬走了王屋、太行两座大山，就会联想起林县人民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开凿出了一条举世皆惊的人工河，创造了人间奇迹。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能相信这个似乎是神话的传奇故事是真实可信的。

前年夏天，由《监利人》杂志社安频总编带队，一行七人开始了万里寻访中原大地采风活动，七天行程中最后一站是参观游览红旗渠。小车奔驰到景区，已经是下午五点了，眼看就要关门。正当我们沮丧之时，售票员告诉我们：“展览馆马上闭馆，一时半会景区游览不完，你们只能自驾到山里去再售票票看实景，这样可以节省时间”。于是我们二十几分钟驱车到达景区，购好票准备爬山。眼前几百级陡峭的石阶，我们七人中有三人因恐高或身体不适而望山兴叹，只有我和安频等四人丝毫没有犹豫。

我们四人登上了石阶云梯，到达半山腰，终于看到了梦寐以求的奇景。一条在半山腰

开出的河渠盘旋蜿蜒，前无止境，渠内清流潺潺，顺流而下，不时有小舟和游艇徐徐而过。左边是悬崖峭壁，右边是笔陡石山，狭窄的木制人行观赏通道只可供人行走，两旁有围栏隔护，走在羊肠小道上还真有点心悸目眩的感觉。绕山而行，沿途有青年洞、十水言碑、虎口崖、络丝潭、一廊桥、创业洞、两半山、团结洞、老炮眼、鹰嘴崖、一线天、神工铺等建筑景观。真是一览众山小，无限风光在险峰。

无法想象，这是20世纪60年代林县(今林州市)人民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凭着一锤一钎一双手，逢山凿洞，遇沟架桥，从太行山腰修建的引漳入林的工程伟绩，历时近十年。该工程共削平了1250座山头，架设152座渡槽，开凿211个隧洞，修建各种建筑物12408处，挖砌土石达2225万立方米。红旗渠总干渠全长70.6公里，牺牲了81位优秀儿女。在这些枯燥数字的背后，有着多少生动感人的故事，也让我真切感受到了人类改造大自然的勇气和力量是多么巨大。

红旗渠是毛泽东时代林州人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自强不息，开拓创新，团结

协作、无私奉献”精神创造的一大奇迹。1960年，毛主席多次指示必须大兴水利，给后来林县人民开凿红旗渠奠定了基础。周总理生前对红旗渠的建设倾注了很多心血。他曾自豪地告诉国际友人：“新中国有两大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林县红旗渠”。1974年，新中国参加联合国大会时，放映的第一部电影就是纪录片《红旗渠》。为此孕育出“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已经成为中国人民伟大民族精神的象征。结束了十年九旱、水贵如油的苦难历史，被称为世界水利第八大奇迹，是一座永远铭刻在人们心中的历史丰碑。宛如一座绵延起伏的“水长城”，每年吸引着数百万中外游客前来参观仰视。

我们边走边浏览沿途景致，尤其是悬崖险要处民工劳作的铜铸雕像和山体上雄浑苍劲的标志性大字，更是撼人心魄。我们在石雕人体、渠道廊桥、郭沫若题词等景观处拍照留影。而且还有幸观看了一场开山凿石的现场实景表演，再现当时气壮山河的劳动场面，有的在半山腰悬空排险、有的钢钎打眼、有的

装雷爆破等场景，绳索晃荡，钎声震撼，在空山幽古中更显得阴森可怕，心惊胆颤。看得人头晕目眩，目瞪口呆，可想而知当初那种艰险、艰辛、艰苦的状况是多么让人匪夷所思，又惊叹无比。

游览归来，我的心情一直没有平静，感慨万千。我会时常会想起红旗渠，进而想到建党一百周年那波澜壮阔的伟大进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旗渠精神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历久弥新，永远不会过时”。或许人们亲眼目睹红旗渠在太行山腰劈山成渠的英姿，亲自路勘红旗渠经过的涵洞，看看几十万林县人民是怎样用一双双粗糙的手和非常简陋的工具建造这一人工天河，就可以理解红旗渠精神为何永远不会过时了。

是啊！世上决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任何人间奇迹都是人类创造出来的。在复兴中华民族的当今时代，学习和发扬红旗渠精神显得尤为宝贵和重要。这既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民族勤劳坚韧的优良传统，又体现了当代中国人的理想信念和不懈追求。

手艺

□田原瑞

打磨的过程也是静心的过程。
剃刀先在我的额头飘飞，有如一阵清风，剃刀下的丝丝声有如温柔的低语。清风很快就飘到脸颊，在脸上逗留的时间要长一些，清风的抚摸也更细腻一些，也更热情一些。清风一下子飞进眼角，点一下，再点一下，落下之快让人来不及反应，离去之速让人没有时间消受。剃刀是怎么落进眼角的？比蜻蜓点水还轻盈。剃刀是怎么划过眼角的？比春风拂面更体贴。剃刀比春风更忙碌，吹向耳朵，它旋转着钻进耳蜗；吹向鼻子，它旋转着进鼻孔，它在眉毛底下流连忘返，它在鼻子周围指点江山。春风早已吹进了我的心里。

对付顽固的胡子，师傅傅也从不用硬来。他用手指轻轻地按摩一下胡须，好像是要先安抚一番；他又用刷子蘸了泡沫很多的皂膏涂抹在胡子上，这才下刀。不会生拉硬拽，不会有死搬硬套。只有醋调淋漓，比风还快，比水还柔，一气呵成。

时间太短，时间太快！师傅傅的双手已经在脸上按摩了。双手在额头中间按下去，然后向额头两边打开。按眼角有些痛，但还是很舒服。师傅傅把椅子一把拉起来，又按后背了。他从脑后一直按下来，按颈部，按肩，按背，按腰。按完就一只手伸开，放在背心；另一只手握成拳，隔着手捶打三五下。礼成，礼毕。可我总舍不得从椅子上下来。

有时睡觉睡落枕了，在师傅傅面前一比划，他就明白。我坐在椅子上，还没反映过来是怎么回事，他捧住头的双手迅疾一扭动，只听见颈子里一声脆响，颈部一下子就好了，他也不多收一分钱。

师傅傅的生意越来越好，他扩充了门店。他又带了五六个学徒，有的二十多岁，有的才十多岁，他们也都是聋哑人。不管什么时候，不管有

多少烦心的事，只有一走到师傅傅的理发店，心情都会不知不觉间愉快起来。

我四十多岁的时候，一不小心成了下岗工人，我只得去外地打工。老辈人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在外十多年，最难的是找不到理发的地方。

城里的理发店也不少，但更多的是发廊。他们做头发，做个时尚的发型，烫头发，染个发，都很在行，但不再重视理发。找个正宗的理发店成为非常困难的事情。头发不等人，看见差不多的店，就只好硬着头皮进去。

这还能叫理发吗？也有一把剪刀，不知是剪刀不快，还是不够熟练，或者是不情愿，一剪子下去，老是不透；剪子一动，就撕扯起头发，头皮一阵阵痛。开始还以为只是偶尔一下二下，不用大惊小怪的。没想到这剃刀恶习不改，总能撕扯掉几根头发，总能让头皮痒子跳子。这就不能让人安心了，这痛苦还有尽头吗？

“剪刑”好不容易熬到头，总算轻松一些了。接下来是用剃刀了，没想到剃刀在他们手上是死的，根本不会动。他要刮额头了，先把剃刀固定在额头一端，按住了，战战兢兢往下拖，往下拉。不敢太用力，生怕划破了皮肉；又不能不用力，刮脸毕竟不是挠痒痒。这有如一次历险：犹犹豫豫，拖拉一下，停一下；停一下，又拖拉一下。那悦耳的锯子一样的声音让脸皮发麻，让脸皮紧缩。好不容易听到一声畅快的划拉声，庆幸师傅终于熟练了；没想到脸上划了一道口子，师傅正忙着一根手止血呢。我感到了疼痛，但更多的是无可奈何。师傅只好把剃刀藏起来。眼角不去刮，怕伤了眼；鼻沟不去刮，怕刮了鼻子。眉头不去刮，怕刮出扯眼疤。后颈更不能刮，怕割断颈项。

白鹭湖之晨

□徐进

雾气，不安份地流动
曙色将湖水揉成羞色
渔歌号子一一
飙出高亢的楚音
惊醒了梦中的白鹭湖
水鸟簇着欢
掠过湖面，戏弄清波
天空跌落湖面

驶出苇荡的渔舟
载着朝阳
渔歌随着水音
张网的一瞬
动与静
色彩在显影中定格

帆影点点
千张网下
收的是
一网，一网的碎银

讨鱼的船头
湖水煮湖鱼
大碗肉，大碗酒
豪气与爽直
浓缩在这大碗的喧闹中……

有的地方更离谱，剪完头发就问：刮脸吗？刮胡子吗？洗头吗？吹头吗？染头吗？好像我不是理发来了，而是专为回答问题而来。

我渐渐发现，理发店里，推剪没有了。拿现在的话来说，淘汰了。剃刀的规格简化了，有的店子里甚至没有剃刀；有的店子里做做样子，也只是放了一把剃刀。理发店不可挽回地变成了发廊。梳子多了，卷发器多了，直发器多了，电夹板多了，电卷棒多了，剃油机多了……

我知道我不能像以前一样理发了，所有的男人都可能像以前一样理发了。刚刚成长起来的男人没有这种遗憾，有这种遗憾的男人最终也会带着这种遗憾离去，最终把这种遗憾埋葬掉。理发已经成为过去，修头无可阻挡地成为时尚。就让老男人们把理发店这个神圣的名字藏在心里吧。现代人们不再需要这个词了，现代人们也不能理解这个词了，它的内涵早已变了，它已经不再有原来的意思了！

我还可以回到故乡去，我可以找师傅傅理发！生活在城市，脑子也迟钝了，居然一直没有想到师傅傅。回家去，找师傅傅理发去！这是一个多么堂皇的理由，这是一个多么光明的理由！有什么理由比这个理由更有说服力的？有什么理由比这个理由更打动人呢？

我当天就买了火车票，晚上坐车回去。第二天我就回到了家中。我急急切切赶到师傅傅的理发店门前，没想到原来的理发店变成了药店。师傅傅不信任我的眼睛，我以为我记错了。离家毕竟有十多年了，十多年的记忆难保不出问题；也可能理发店只是搬了个地方。理发店一定还在，师傅傅一定还在！

我有些慌张地问药店柜台前的女人：“理发店呢？”药店女人淡淡地说：“早关门了。”我喘不过气来：“师傅傅呢？”女人说：“师傅傅都多大年纪了，早不在了吧？”

我的心像被剃刀割了一下。我怒气冲冲地喊道：“胡说，师傅傅怎么会不在了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我的眼睛一下子也变得模糊起来。